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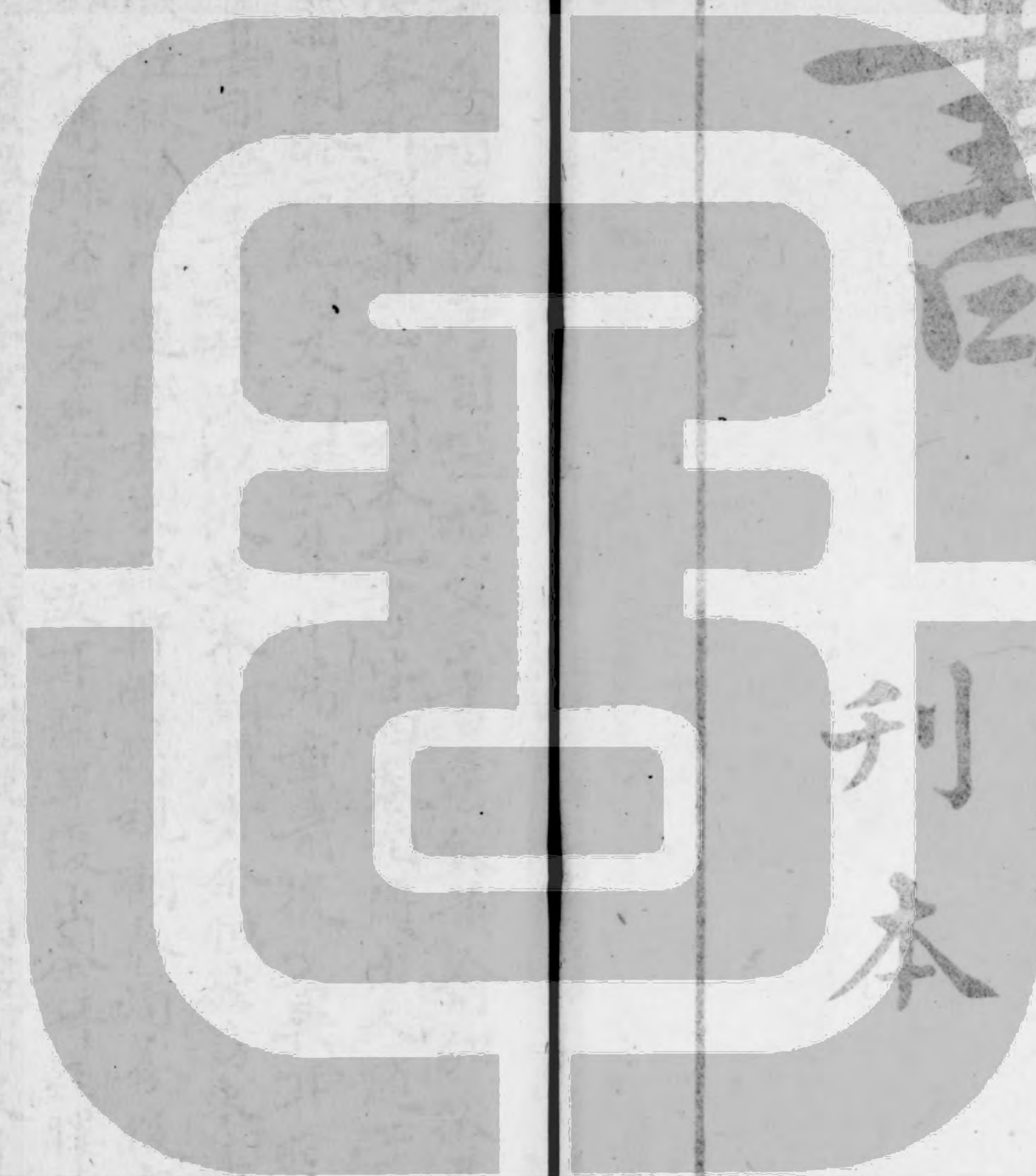
一
遊
抄

笠澤叢

書

水雲漁屋

刊本



笠澤叢書世鈔善本也久矣昔王阮亭司寇酷愛此書嘗從黃俞邠徵君借鈔所謂金陵餅肆本也其後又得毛斧季寄本所謂都元敬刊本也書皆四卷相傳出天隨子手編都本較黃本不同者惟多王益祥跋少憶白菊閑吟二絕句及丙丁二集中篇章前後少異耳近時三吳顧氏有刊本紙墨雖精好而亥豕舛錯殊甚亦無王益祥跋似從黃本翻雕者余恒欲訪求善本是正而未果緣欲嘗言郁君陞宣收藏鈔本最佳秋日因借過郁君東軒借得視顧本洵善後有王益祥跋已缺七十餘字省其篇章次第似從都本傳錄者但不見南濠跋耳校畢復出余拜經樓所有舊人鈔本覆校始知前二本字句間為後人率意竄改正復不少余此本誠佳惜阮亭司寇不及見耳按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叢書為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彖刊於吳江補遺一卷用蜀本增入又云蜀本七卷元符中耶人樊開所序此本正七卷第八卷為補遺又不知出自誰手視顧本少古近體詩十二首送小雞山樵人序及樊朱諸人序跋合諸樊序所云十餘篇者則定為蜀本無疑惜卷尾零落未粗經目散墜去其者以下缺五歌序一首亦缺然而世無都本已不知黃本之訛誤若此又孰知尚有蜀本者存於今日以匡二本之失屈指自樊氏為序以來已閱六百七十餘載豈非所謂在處有神物護持者耶本傳云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褫列正余重郁君之誼就所借本手為校正而歸焉抑亦甫里先生之教也乾隆甲午冬日兗州吳騫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回應辭科時買于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
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於園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引
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書向在內御信之仲佳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蓋八
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終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為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
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於絕也按龜叢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叢高士也學既博瞻而才亦峻索
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識者尚恨其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
數標致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甚誤罵太過惟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
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廷諍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
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用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叢也至其自述云
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因鎖怪異破碎
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愧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窗

右從元遺山集補錄

笠澤叢書四卷鄉先生唐陸龜蒙魯望撰其自序云叢書者叢脞之書也歌詩賦銘頌記傳序往來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故稱叢書笠澤者松江之名也宋元符庚辰蜀人樊開嘗刻是書金元遺山謂得唐人錄本為校定豈遺山生長北方未嘗見蜀本與松江即今之吳江其地一名松陵魯望別有松陵集十卷

右從南濠文跋補錄

東齋軒錢唐郁陸
宣藏本
林石山先生鈔本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目錄

叢書甲

陸魯望文集序

蜀本有此
今列入

叢書序

江湖散人傳

散人歌

後虱賦并序

移石盆絕句

杞菊賦并序

甫里先生傳

自遣詩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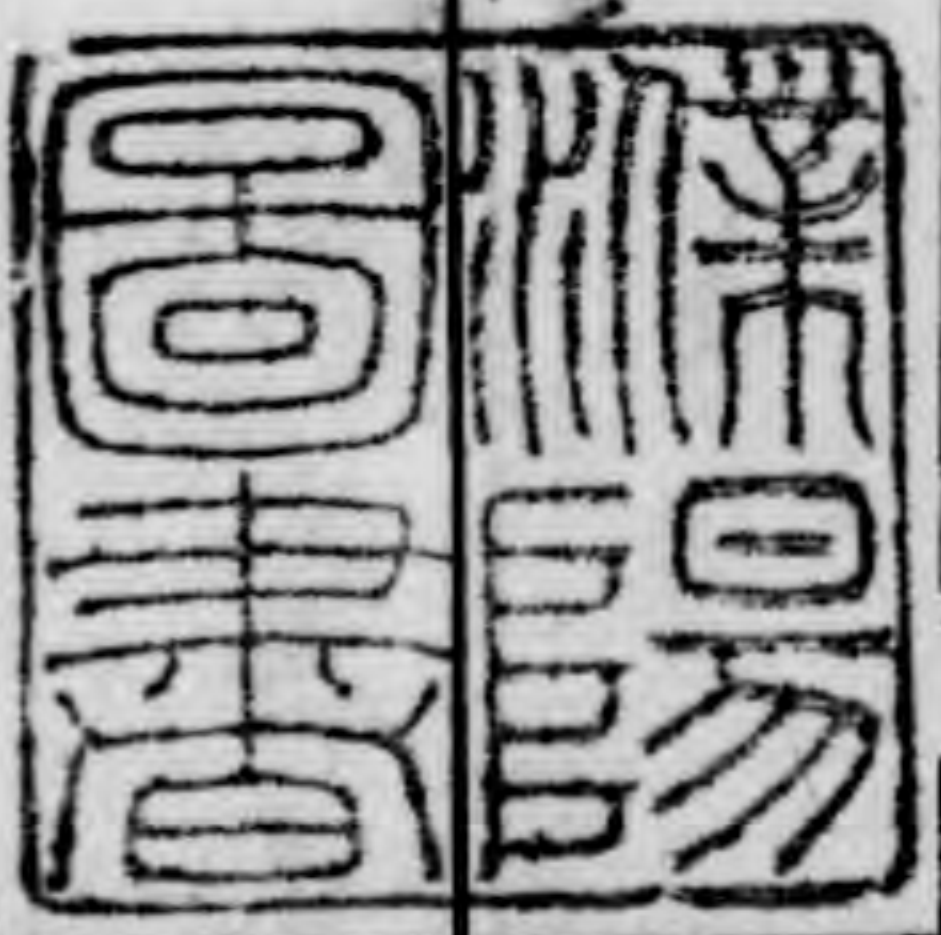
二遺詩并序

人日代客子

閑書

鷓鴣詩并序

苔賦并序



書李賀小傳後

蚕賦并序

雜說

大儒評

自怜賦并序

吳體詩

獨夜

石竹花詠一本無詠字

寄吳融

春寒賦

藜書乙

寒泉子對秦惠王

說鳳尾諾

螢

蟬

秋熱

戰秋辭

復友生論文書

治家子言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一本無宋字

中秋待月

記稻鼠

蠹化

登高文

送小雞山樵人序

哀茹筆工

祭梁鴻墓并序

紀錦裙宋樊開本在丙集

紫溪翁并序

藜書丙

田舍賦

五歌并序

放牛歌

水鳥歌

刈穫歌

雨夜歌

食魚歌

象畊鳥耘辯

禽暴

告白蛇文

祝牛宮辭并序

招野龍對

漢三高士贊

兩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當山銘

書銘

耒耜經

并序

耒耜數字樊開本與耒耜經合為一篇

迎潮送潮辭

并序宋樊開本在丁集

藁書丁

重憶白菊

郁本缺此及閑吟二首

閑吟

村夜

紀事

孤鴈篇

南涇漁父

注一本作溪

野廟碑

恠松圖贊并序

別墅懷歸

丁隱君歌并序

蟹志

鶴媒歌

求志賦

并序郁本此下接問吳宮辭

村中晚望

寄淮南鄭實書記

江墅言懷并自和

野井

問吳宮辭

并序都本在求志賦後

水國詩

彼農詩

小雪後書事

南征

北渡

夜泊詠栖鴻

早行

郁李花賦

吳郡志郁作榔 林本注乾符三年作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祀竈解

補遺

蔡城詞二首

古意

美人

感事

贈遠

別離

井上桐

門前路

引泉詩

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素絲

陸龜蒙傳

後序

續補遺

微涼賦

秋蟲賦

麈尾賦

幽居賦

小名錄序 增入

丁未春於芭堂張子所借得吳克牀先生校本檢閱一過又復援摺時事考證詩文於以窺先生愛君憂國之心微卧病幽居之節非敢妄為臆說亦論世知人之意乎立夏後一日宗後學以謙書於上水居朱氏之雀天鯨海山房

集中：酒賦採藥賦書帶草賦三首當補入 魯郡吾進澤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素、門、以、公、等）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

叢書甲

三字低一格



陸魯望文集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曰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搏為湖蘓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

本朝以下別為一行

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
終。贈左補闕。本朝宗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
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
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
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
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宗元符庚
辰歲仲秋月，郫人樊開題。

叢書序

爾雅釋詁白蓋謂之苦
流云孫炎曰白蓋茅也
也郭云白茅苦也今江東
呼為蓋然則蓋即苦也
以白茅為之故曰白蓋序
云敗屋數間蓋即敗屋
數間茅也

黃巢起於乾符二年橫
行天下五年寇宣州入浙
東六年轉寇廣南與蘇
湖尚遠然五年十二月王
僭芝餘堂曹師雄寇掠
兩浙則卧病笠澤亦未能
安也

一本無許園切三字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
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澤
之濱，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
許長，音毀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
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
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賦頌銘記
傳序，往往雜葢，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叢
書，自當去聲諼許園切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
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末句宋本小注

羈下有三字注

一本無乃字人字文粹
無乃字有人字

江湖散人傳 寫散字盡致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恠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渚。為洲。為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

吳克沐曰。文粹作坵。按坵字諸書無作土。罷解坵字書。一同堤都黎切。物之下。安曰堤。淮南錄言。訓瓶甌有堤。庶幾近是。

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坵。臂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竒。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捉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正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

一本作滬

一本作春雲

只効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熙熙。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眾疎扈腐鱸。鯁脫正失撿馭非。讒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戟魏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宜書散。

一本作物外

著將負恩似指大同車亂李國昌父子事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李盡忠等殺防禦使段文楚推克用為留後而其父國昌亦不奉大節度使詔廣明元年沙陀又殺忻代逼晉陽於是鄭從謹以宰相鎮河東先一年王鐸亦自請督軍詔為荆南節度使扶一作持

渾真草酒散甘醇。醅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屨。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今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隄。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貝帶未嘗識。白刃煞我窮生為。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績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剪亮逆。須召勁勇扶軍麾。四方

嘉宗年古印位至廣明元年三

賊壘猶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饑。歸來輒擬荷鋤
 笠。詬吏已責租。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
 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首哀惇嫠。
 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頹臆冰霜。襦袴
 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
 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
 人號。末即少陵自比稷契意。知先生抱負甚大。惜僖懿之朝非其時也。

後虱賦并序

余讀玉溪生虱賦。有就頹避跣之歎。似未知虱

作後虱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常德。小人

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逐腴。乃虱之賊。有所指斥耶。然只是矯前賦意。

移石盆絕句

移得龍泓澱灑寒。月輪初下白雲端。無人盡日
 澄心坐。倒影新篁一兩竿。

杞菊賦并序

天隨子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
 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採擷之。以供左右

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旦暮猶責
兒童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
者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
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
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
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乎綠或穎或苔煙披雨沐我衣
敗締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
其生寔多尔杞未棘尔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

予何

讀此知先生苦節自勵懦立頑廉聞風起慕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
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

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挾摘微旨見文中
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
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

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滂漉胡館切翳塞無
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

一本無古聖人三字
一本作小注

誤後學乃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
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
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筐箱中歷年不能淨
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
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
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
鎖恠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
音各窓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
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

一作未嘗

絹同緝

去當作弄

省一日去于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可傳借
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絹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
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圻揉汙
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
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乱四人之
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
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竒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
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
夜則與江通色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

飢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畊夫以為
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
刺之先生曰舜黻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
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
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葺置園
於顧渚山下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簿為甌犧
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
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
寺石泉無錫縣華山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

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助
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亟敗氣索者二年而
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
尔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
馬不務慶弔内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
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賣一束
書茶爐筆床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
徑還不畱雖水禽決起山鹿駛走之不若也人
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

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惰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自遣詩并序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厭厭卧田舍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今不睡則百端興懷攪人思益紛亂無緒且詩者持也謂持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詩累至三

一作寐

一作到

此首地

此首時

十絕絕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必題為

五年重別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卞峰

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

雪下孤村淅淅鳴病魂無睡洒來清心搖祗待

東窓曉長媿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事難忘稔有風流共古長座上不遺

金帶枕陳王詞賦為誰傷

甫里先生未白頭酒旗猶可戰高樓長鯨好鱠

無因得乞取艤艫作釣舟

以多情多感四字承上總領起三十絕

感甄之事惟本朝何義門為陳思辨証前此皆引用先生此詩見陳思以感而作賦先生以感而作詩感不同而各意也

先生豪本於飲故云

印甲屠蟻因樹為屋意

花瀨濛濛紫氣昏紫花瀨在顧渚步水邊山曲更深村終

須揀取幽栖處老檜成雙便作門

陰洞曾為採藥行冷雲凝絕燭微明玉芝敲折

琤然墮合有真人上姓名

長歎人間髮易華暗將心事許烟霞病來前約

分明在藥鼎書囊便是家

醞得秋泉似玉容比於雲液更應濃思量北海

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

羊侶口旱口汗二切多應自古豪解盤金稍置織腰縱然

南史時少府奏造兩刃箱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賜臨合試之品執箱上馬左右擊刺持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為折樹箱

亦長七寸儻人張淨玩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為掌上舞

前首好勇好色不欲為武人之家修二頃溪田蕭瑟農隱此首更不欲以文人之一蔬自名

此事教雙得不博溪田二頃苗

偶然携稚看微波臨水春寒一倍多便使筆精

如逸少懶能書字換群鷺

昔聞莊叟迢迢夢又道韓生苒苒飛知有姓名

聊寄問更無言語抱斜暉

雪侵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還近臘寒應是也疑

真宰恠休時猶未徧林巒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

無人住亦有春愁鶴髮翁

唐此時如主昏亂北司用事
宰相無能國祚將傾日君象
也月后妃相臣之家也先生故
挽落日於既頹憫月娥之灑
淚雖不必沾附會應亦此
有此寄託意

無並無是非同高千古耳

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晚動情慘亂和殘照
紛紛舞應索陽烏次第饒
古往天高事渺浩爭知靈媛不淒涼月娥如有
相思淚祇待方諸寄兩行
本來雲外寄閑身遂與溪雲作主人一夜逆風
愁四散曉來零落傷衣巾
淵明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為餘糧
春未去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斲來文似瘦蛟螭幽人帶病

慵朝起祇向春山盡日歌

月澹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

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宋玉有微詠賦

南岸春田手自農往來橫絕半江風有時不耐

輕橈興暫欲蓬山訪洛公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真作捕魚翁前溪一夜

春流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風情由是寄南或作前朝靈和殿

下巴江柳十二樓前舞翠條

洛公見陶宏景真語
先生又有傾洛公之金醴
試與飛書問洛公之句
靈和殿柳齊武帝事武
帝創業英主特好游
宴侈靡耳信宗游戲
後園擊毬狀元風流自
謂故借南朝天子為言

說苑鄂君子晉乘青翰
之舟張翠蓋而檢犀尾
班麗柱社會鐘鼓之音
越人擁楫而歌曰夕夕何
夕夕舉舟中流今日何日
夕夕得與王子同舟夕夕有木
夕夕未有枝心說君子君不
知於是鄂君子晉乃愉脩
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
○信宗與內園小兒押眺賞
賜樂工伎兒動以萬計首
相王鐸亦侍妾成列服

御鮮華二詩見山水隨
地可娛風流繡被何須
止屬鄂君妍華占時而
生細腰佳麗豈必名擅
楚宮先生其有所指斥
與

陶隱居內傳天監七年以
為林巖淺近復思遠游
乃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
兵夜半出山沈約有奉
華陽王外兵詩餐玉駐
年齒吞霞反容質○唐僖
宗時黃巢作亂過於侯景
先生身在江湖心憂社稷
念貞白号山中宰相參謀
國家大事遜跡遠遊官
稱外兵尚不能有所補
救况先生為江湖散人耶
此正所以自遣非泛詠史
事○貞白在梁曾獻符瑞
不免為賊名客皮陸齊
名巢美曾受黃巢翰林偽
命惟先生始終完節宜其名
列三高士也

強梳蓬鬢整斜冠片燭光微夜思闌天意寧饒
惆悵事單栖分付與春寒
無多藥圃近南榮合有新一作春苗次第生稚子不
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鬪輸羸
一派溪隨若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瀾未碧
蒲猶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曛一撓青翰破霞文越人但愛
風流客繡被何須屬鄂君
妍華須是占時生准擬老肩不近情佳麗幾時

腰不細荆王辛苦致宮名

姪女精神似月孤敢將容易入洪爐人間縱道

鈿華少蝶翅新篁未可無

貞白求丹變姓名主恩潛助亦無成侯家竟換

梁天子王慙徒勞作外兵

春雨能膏草木肥就中林野碧含滋唯餘病客

相逢背一夜寒聲減四肢

自遣詩拉雜無端要有憤時憂國之心托諸毫
素即序中所謂詩各有意也略為拈出未知有合否

二遺詩并序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

化於何。越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為
寂。枝峯募壑。秀氣磅礴數百里。不啻而神仙登
臨。草木芬恠。永康之地。亦蟬聯其間。中饒古松
往往化而為石。磐根大柯。文理曲折盡在。好事
者得而致於人間。以為耳目之異。太山羊振文
得枕林。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遺
予。予以二遺之奇。聊賦詩以謝。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萬古清風
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閑追金帶徒勞恨。靜

格音朱絲更可怜。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
更雕鐫。

人日代客子

是年人日立春

人日無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綵勝。併在一
金釵。

閑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披衣纔暇即焚香。閑堦雨過

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菜涼。南國羽書催部曲。

時黃

巢園廣州告急東山毛褐傲羲皇。升平聞道無時節。試問

中林亦不妨

鳩鵲詩并序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鳩鵲者。既余黑襟青

脰碧瓜丹喙張救反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草一本

戚畏人余極哀其野逸之性又非以能招累者而

囚錄籠檻逼迫窓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快真

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事者和

詞賦曾諄徒角切鵲牛欲切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

蒙靜置踈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

一本戚下復有戚字
籠一作籠

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
裁書謝白鷗

苔賦

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盡苔之狀則有之懲勸之道

雅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盲瘖因復為之

以嗣其聲云

天地閉風雨積門廷秋莓苔植離方抱圓累紫

疊碧始今封於危亭之下終略地於荒畦之側

侵竹塢而縱步佔蘭疇而盈尺麗色何似嘉名

孰為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
田者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質被綠錢
之美香聞艾納之奇或薄音徒或蕤幹或蘚或
落文管諒含姿而是類斯感物以隨時則有衛
霍天姻金張世族侯以息澤拜館以形勝築壁
僭塗栴階緣城玉牀丹傲之象畫帳蒼梧之翠
秃謂爵祿不必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叶四凶
身圖五福一日盈滿中年顛覆斯苔也漆婕妤
之篲殆晚偏青封廷尉之門經秋更綠彼失寵

以亡家者鮮不慟哭則有林塘倚薄衡泌蕭條
茅茨上古机格各音南朝畫偃則書滌畫聖晡歸
則婦餉兒樵溝通壞澗路隔危橋雨霽而魚驚
沫聚霜乾則鶴刷翎飄浪求名而蠖屈虛卜命
而龜焦脰歌癭枕樹挂風瓢山無價買隱有詞
招斯苔也周內史宿酒壺邊烟翳思起屈大夫
擣衣砧上黛點情饒彼遺形而放志者能無獨
謠謠曰苔之生子自若人有哀子有樂哀者貴
子樂者賤貴者危子賤者宴噫哀樂子何時止

貴賤循環乎而後已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馱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為兒時在漂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漂陽尉漂陽昔為平陵白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

進按吳越春秋子胥奔吳至漂陽逢女子瀨水之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於此水今名處其為投金瀨

藂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曰或間曰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岩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滌畝漁者謂之累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剝露其情狀乎使自萌

卵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夫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蚕賦 并序

荀卿子有蚕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蚕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絹纁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

繭厚絲美杼經緯龍鸞葩卉官誕益喚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凍死雖激却亦有理

雜說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聳于天子頑嚚娼傲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

劉向列女傳瞽瞍使舜浚井曰雲汝衣裳龍工往又使塗廩曰鵲汝衣裳鳥工往

聳即塔字

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恠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以術免恐正是孝道但其術誠恠不足信耳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

一作子貢

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精粹語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繫絕顧左右無可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儲同人評蘇長公荀卿論
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
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
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
數千年忽欲翻案豈易
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
正即壓倒他合勸分勸總
之歸罪於荀令觀此評先
生早具特識斥其非大儒
以不仁斷李斯之罪而歸
獄於荀卿之傳久為千古
定案東坡特暢發之耳此
又唐宗人文體之別
王伯厚通鑑答問或問李斯
嘗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
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
此蘇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
其師與曰荀卿著書其末有
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
思孟子也此李斯之罪所以分
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荀卿
其猶吳起之事曾子與吳起
無行而曾子絕之然則荀卿
絕李斯否乎嘗觀議兵篇

李斯問秦世有勝兵強海內威
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
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
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便之
便也今女不取之本而索之於末
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
以秦法為便荀卿已知其亂天下
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為戎久矣樓
公問田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
法度為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
以亂也穆公賢田余而用之真以
詩書禮樂為教亂之具矣李
斯焚書豈非有兩本祖與商鞅
之變法謂荀可以強國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至聖時
子楚不習於誦詩書焉得不廢
乎李斯相始皇始諱儒之名棄
其所學逢君之惡以濟其欲所
謂以便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
學哉其焚書也固博士淳于越
言殷周封建而斯以為三代之事
何足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耳
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程揚
之學之醇猶有那怨陸榮叛
其師者焉君子不以議程楊也
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羅侯置
守盡滅周之詩書言三代遂

大儒評

世以孟軻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
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
帝并天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
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
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
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
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
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

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
聽也雖斯具五刑而況矧得稱大儒乎吾以為
不如孟軻

自怜賦 并序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鑿甚庸而氣益盛。藥
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
輟食而後致也。其為窮且否一作病亦已至矣。聖人
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
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矣。能無傷乎。

并其書掃除之何意順首以苟
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也
儒而學申商其言曰無書簡
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
吏為師使其用於秦是又季
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而教之
益釋借寇兵也卿亦悔是與
荀氏門人多矣浮邱伯所傳是
為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為毛
詩張蒼所傳是為左氏春秋
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稱
述者徒以李斯為荀氏之弟子
孟子設科來者不距豈以竊
履為譏乎
沈歸愚評蘇文公此論出
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而
王伯厚却又有此篇為荀
氏鳴冤為蘇氏翻案知
論世博辨宏通亦甚平允苟
氏三失終不能為之諱學
術非醇究不應孟子並稱

形容病態盡致

人既傷矣能無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極
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噫天地予何德以生予付遂古之道予惠或作專而
行諸聖人耕吾亦畊聖人漁吾亦漁聖人窮或
過于是聖人達曾不依予既不獲築說莘伊委
身而理天下又不及箕巢穎許散髮而類鶉居
率幽憂之情抱將退伏於林廬謂之積子繁其
疏搜羅以虛謂之枵子輔其儲涵潢乃潴旁無
垠兮上無初退不足予進有餘先寒束縮後燠

敷舒首蓬隆以半散肢棘瘠而枯疎中躁子燔
炮之蟹外撓子冠帶之狙凌兢兮上坂之馬帖
捻兮橫沙之魚行則左人而右杖卧則夕擁而
晨祛冒忌者即席奮擊責功者越月紆徐痿寧
忘起憤亦懷攄天難致問道竟何如孟子之言
得矣盡信不如無書雖武城取其二三榮而已
又焉知是歟非歟皋陶瘖師曠瞽予則視瞻而
言語郊克跛行父禿予則趨蹠而櫛沐幸固陋
而或全豈乖離乎素躅敢諫鼓不陳進善捨不

此賦前半尚是自病呻吟
後憂世之心深矣
然僖宗朝殺三諫臣
皆切中時弊語恐言
之亦無益也

歸到著書雖當時不
用亦不必以老死空為
恨

理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開平
津閣不立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執苟吾君
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由施械而去
繫傳云垂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未繙
井羸其餅凶歎水德之莫及哀吾材之不試徒
抱影以中泣一蝎在木予柯瘍素癢寒暑三病
予吾寧禦衰服猛鷲予捕龍螭吾無力支大舜
禹予張孔姬吾其庶幾託斯文之赴懇冀君子
之攸宜苟家靜戶塞之弗寤老死空山予已而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相尋者作吳體二
首以贈

風初寥寥月乍滿杉篁左右供餘清因君一話
故山事憶鶴互應深溪聲雲門老僧定未起白
閣道士遙相迎日聞羽檄日夜急掉臂欲歸岩
下行

又

驚聞遠客訪良夜扶病起坐綸巾歌清談白苧
思悄悄玉繩銀漢光離離三吳烟霧且如此百

越琛賈來何時林端片月落未落強慰別情言
後期

獨夜

新秋霽夜有清境窮檐病客無佳期生公把經
向石說而我對月湏人為獨行獨坐亦獨酌獨
翫獨吟還獨悲古稱獨立與獨步若比羣居終
校奇

石竹花詠

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

金錢鬪買却春風是此花

寄吳融字子華

一夜秋聲八井桐數枝危綠怕西風霏霏晚砌
烟華上淅淅疎簾雨氣通君整輪蹄名未了我
依琴鶴病相攻到頭江畔從漁事織作中流萬
尺筵

春寒賦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慘愴顧曰春寒
玉少進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

後連女充溢波浮其空幽怨積其中不得不雨
不得不風風橫雨斜天地溟濛寒之中人有異
於嚴冬其來也位迷其狀也惆悵理難辨而詞
作色雖莊而意蕩明比薰鑪留連繡帳相逢置
酒則少避醜顏獨自登樓則偏凌遠望臨窓戶
遠池塘絲輕畏逼花怯愁當掩抑子幽襟更遠
連牽子別緒彌長齊紈失色越絮騰光芳神失
職陰御爭強朝畊犢戰暮箔蚕僵民病如此君
何勿傷襄王於是下席稱謝撤燕戲省嬪嬙以

黃金為玉壽然後返駕於高唐

此賦湖州教授關注子東得之江南徐鉉
文集注中今附于此會稽石公轍識

笠澤叢書卷甲

吳克沐曰此篇據王阮亭跋脫去凡十餘行今取唐文粹補正

笠澤叢書卷乙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縱連

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

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

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不然則何上

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

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

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

自諸侯以下至六國皆從文粹補

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
為利也願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
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
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竄人塞耳義弗聞也
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
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鉤董澤之蒲十九
為幹幹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
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
絕聞之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

朝與秦連橫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
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
辯口奚能及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
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舍
縱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
及其殆也搜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
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
寒泉子畊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
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說鳳尾諾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已來藩邸之書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冑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絳繚然襪然織為繪莫的知既冑其行

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荅案晉元帝為瑯邪王時帝羨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降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音志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

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螢詩

肖翹雖振羽，戚促盡疑冰。風助流還急，烟遮點暫凝。不須輕列宿，纔可擬孤燈。莫倚隨家事，曾煩下詔徵。

蟬

祇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

更無伴。貂金換酒，并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
詩不見起脫是晚唐體格

秋熱

自昔秋捐扇，今來意未衰。慙慙付柔握，淅瀝待清吹。午氣朱崖近，宵聲白羽隨。物如南國候，無復媿好悲。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森竦強。梁天隨子爽，駭切情慄恍。軍庸之

真寫得如茶如火

我當濠然而溝壘然而墻燾然而桂隊然而篁
杉巉攢矛蕉標建常槁艾矢束矯募絃張蛙合
助吹鳥兮啓行若革進而金止固違陰而就陽
無何雲顏師風白伯蒼浩慘澹隳危撼劃火蒙
上焚雨比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燾者亞
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抑如矢者仆如彗
者礫如吹者瘖如行者惕石有疑予盡累木具
耳予咸馘雲風雨烜乘勝之勢驕杉篁蕉募敗
北踣之氣撼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

王仙芝作亂起於乾符元年二年黃巢應之則此所謂五碁是僖宗乾符五年

當時強藩巨鎮建高牙擁強兵不知勤王討賊有時反縱兵劫掠先生其借秋神以責之與

神吾為爾羞之南北幾圻盜興五碁方州大都
肅節龍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斧抵耄老干穿
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炊
擾踐邊邦殲傷蜚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卷
不刑甲綴不離堯渠歌笈裂地無疑一作天有四
序秋為司刑少昊負辰親朝百靈蓐收相臣太
白將星可覆可電可風可霆可溼溺顛陷可天
札迷冥曾忘鑿剪自意澄寧苟蜡禮之去責觸
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撥崇巖批宿

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歎垂戕殘。廢晉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色若媿恥。於是墮者止。偃者起。通篇出力寫戰字。後幅則逗出作文主意。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真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怨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

義味。獨坐日。具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貨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羨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中壘。則銘之。藺散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切。俛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

此及子史則曰子近於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
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
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
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
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
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
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
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
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

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
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
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
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
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
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
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
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
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

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闢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陘。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

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
妄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
文優而辭劣耳何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
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
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
帝庸作歌皋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
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
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
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
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楊雄之辭非文
耶是知文者辭之物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
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
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
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
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
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

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妍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膚爪而自矜於堂與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縱游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治家子言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再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

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墩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彫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陳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止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送豆盧處士謁宙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

吳亮林云丞相蓋豆盧瑑也亦字必後人妄增

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
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範不足當也何者
子雲事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
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
門止一侯巴也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
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
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
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
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

唐盡教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歎
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
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
上下之心取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
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文人文中子外諸
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絕于口率兄弟耕稼以自
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
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
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

豆盧處士以兵荒不
足於食遂思西于時
相則其人可知不然
如先生者獨能退藏
耶

豆盧瑑於乾符五年借
崔沆同平章事但初
相時好行小惠每出以囊
貯錢施丐者朝志書
規之大怒黃巢陷廣
州不從高駢之策時
於荆勝之道黃巢陷
東都又請以天平節度
鉞授單庸鄆如此巢
入長安匿民間搜獲
殺之先生此文勉以房
魏雖是贈言得體
然未免失人失言矣
○先生此時正以卧病
江湖有文有書未嘗
干謁故能名垂千古此
文言曩日之分以贈時
相豈猶未能忘情如習
黎上宰相書耶

厥後李蔚盧攜以左
拾遺徵豆盧氏不與
焉則非先生知已可
知

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
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
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
膠固形於歌詠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
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畊一船而漁有
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幪未嘗干東諸侯故沒沒
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
材立清廟丈人承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
以小社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

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
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轉遲好風偏似送佳期簾斜樹隔
情無限燭暗香殘坐不辭寂愛笙調聞北里漸
看星澹失南箕何人為枚清涼力未似初圓欲
午時

寫待字情韻好落句醒中秋二字却鈍

記稻鼠

乾符已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

己亥是僖宗六年

乾符三年二月天下鄉
却各置弓刀鼓板以備
羣盜今版擊未罷驅
鼠尚能驅盜耶盜
賊之興原因年荒賦
稅愈急是官督戶
責之也今鼠之食福
反云若官督戶責積
時出以雋語妙

于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塈塵勃濯檝支派
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稻本晝夜
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
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
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駛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
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
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
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
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

豈吳之士鼠與蟹更伺其事而効其力殲其民
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
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况乎上据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當二鼠不
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蝥蟧生大有年
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
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感感然類蝥蟧

拳古勇切音羣兩手同械
也在手曰拮在足曰桎于
義自當以桎
進按拳拮桎見周禮秋
官掌囚前解誤也

而青翳葉仰齧飢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
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
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
未舒襟黑鞵蒼分朱間黃腹填而楸墮綵織且
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
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
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螫
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拮人雖甚怜不可
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

亡作忘

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
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螫之網人謂之鈞天
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
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亡公崇浮飾傲榮其
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螫網
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無才德而處富貴往往如入
螫網之理讀之令我惕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
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滄洋于心噎盟

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
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
席餌樽醪既可適乎灾青亦聊釋乎鬱陶齊諧
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
吁稚子之知止於是耳曾不探乎奧旨吾數畝之
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咲以獨
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撫之與善治音頑有
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駕
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

登遠見遠况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奧邃假竊名器
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佞舌咿啞所向上下鎗威
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墜
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
徒繡碧其內絲篁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
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咎中積簡弃信行
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
終斥權之所怜昨罵今惜反掌北面天遼海隔
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志子聚盜煞人無

慚罪人何踪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隳墻垣不
填堂與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俚輸輓犒
勞羸豪偏頗役使顛倒鄉鄙吏笞不舍童耄如
此者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
慘戚在下吾寧忍欺尔以灾眚可逭鬱陶可披
我中去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悼遐瞻迹噫是
使灾眚弥熾鬱陶愈悲惟尔教我百無一宜我
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
悔吾方憤憤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骨門背朝日行四十里
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
石窻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櫟楸皆薪材直吳之
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畫疆界
以相授自界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
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
米十斛飯成理魚藪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
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

足矣。其掌而供事以願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窘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

欺下將本有汝字無及字

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已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為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子利其斧，輸予薪子勿予侮。田子登子穀，子庾突晨烟子蓬縷，縷窓有明。」

予編有古飽而安予惟編是伍時不用予吾無
汝撫

袁茹筆工

夫子之肱力一作何繇繇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
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鑄爰有茹
夫工之良者責其精楠在價高下缺齧又牙尚
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蚕杼女加反說
文云持也汝
寔助也我書竒竒渾元未喪惟汝是賴如何已
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鎚縉觚獄辭圓

而不流銛而不欺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斲輪運
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一本悲
作噫

祭梁鴻墓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
作文而吊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
江之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白吳粲
以舉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
之無頗比要離之烈臯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

吳鬼牀云吳融集有古錦裙
六韻自注云錦上有鸚鵡
陸處士有序此是錦裙而
非錦裙明矣融詩後半
云映襟知惹淚侵藕想
縈塵掣曳無由親流
傳久自珍武成應認得
牽挽幾當春
兔牀先生引吳融古錦裙
詩為證謂是裙非裙竊
以為不然陸與吳友善陸
見此錦作記示吳故宋云
筆之為詞俾善詩賦之
吳詩題下自注云錦上有
鸚鵡雀陸處士有序是
詩文皆為此錦作彼此原
可互証若援以訂為則不
可吳詩前三韻濯水絳荷
日隨風故有人綠衣猶偏
畫丹頂尚迷真暗滌雲沉
古青蒼蘇剝新不過訛
古錦及錦上鸚鵡雀後三
韻不過詩人形容觀託語

亦不足為裙是裙非之証
且裙非止屬之衣也不雅
釋器極謂之裙郭注云
衣後裙也說文裙下裳
也禮深衣云續衽鉤邊
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
正義云鄭以後漢時裳
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
漢時曲裾然則衣有裙
裙亦有裙凡衣裳旁幅
裾然下垂者皆裾也且
裾有曲有直漢書江充
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
曰割正幅一頭狹若燕尾
垂之兩旁見後是禮深
衣續衽鉤邊也傳
男子衣黃襪禰師古注襪
榆直裾禪衣大約上衣之
裾自上垂下懸之在身雖曲
較直惟裙束之於腰裙之
裾垂之近地以利趨行故不
得不曲以使之寬古深衣之

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願
先生之謂何心徧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
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白吳民之祭不得故力
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紀錦裙 蜀本作記錦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
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
皆組繡竒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幅長
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

尺如直其前則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
脛口中銜草葩背有一鸞鵲聳肩舒毛數與鶴
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
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
雲鎖結牙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流烟墮霧春
草夾迳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
聲漏藥粉塗漆盪絙公曾切急也駛疾也或作拒環珮雲隱涯岸
濃淡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
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

裳子有二幅斜裁之皆寬頭
在下狹頭在上下畔一丈四尺
四寸上畔七尺二寸五深四寸
縫齊倍要者下齊倍於上
也深衣所云要縫半下者上
齊半於下也今紀云幅長四
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
下三寸半較古深衣之裳
濶狹更甚其為裙裾而非
衣裾明矣故陸紀言裙吳
詩言裾皆可而特不可謂
是裾非裾也故辨之丁未
五夏前一日以謹記

美又不可狀也。裏有繒綵，下制綫尚仍舊。兩旁
皆解散，蓋拆減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
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
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
詩者賦之。

進按錦譜李章武所集凡歷代名畫記

紫溪翁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一丘
之木，其樞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
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孫吾方在

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
而賡之曰：採江之魚，予朝船有鱸；採江之蔬，予
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夫歟，貴歟，
賤歟，歌闕而去。

笠澤菴書卷乙

笠澤藜書卷丙

田舍賦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菰蔣。扉以蘧篠。芭籬
捷微。方竇櫺踈。檐卑歆而立。偃僂戶偏側而行。
趲趲。蝸旋頂隆。龜折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
左有牛柶。右有雞居。將行瞪遮。未起啼驅。宜從
野逸。反若囚居。天隨子愀然而吁。復自諫曰。祿
以代耕。如無祿歟。無祿無畊。為工商歟。有沮溺
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

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然能無說焉蓋
仕不愧祿而揣政咸率人以奉已使農工之洎
民^南棄其守而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之
仕巧於文而幸貴商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
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器人關有無之備
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窻不勝利喪之苦轉
從盜聚而充熾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道之將提
新書抱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如怒鼉之跳梁
於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遠而有牛角

角有田棊棊不值歲惡未嘗孔飢今則陽亢而
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獲夫涕洟饘於是粥於
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為聖人儉者茅茨勞者
胼胝顧予懦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舉舜之
德毋惟汝諧者授禹之辭不舉不授雖聖胡為
乃繼而為詩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尔溝
塍利我錢罇聊以卒歲更俟東作

五歌并序

古者訶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願訶其

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
吾而誰作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_抵尾
乍依隈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
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
茫濕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鷓巢吞啄

鷓巢蔣本作構巢

隈說文水曲也隈云韻呢
近也於義當作隈

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甫鉞_{普皮切}爪戟

勁立直眎者擊搏挽裂圖臞腥如此等色恣豪

橫聳身往往凌青冥為人羅絆取材力韋韞綵

綬懸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

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知行天刑鷗閑鶴散

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擢倚寒江汀春

鉏翡翠參鳩鵲孤翹側睨瞥滅沒未是即冑馴

簷楹婦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

卓犖背人飛冷抱蕪葭宿烟月我與時情大乖

刺祇是江禽有眉髮。慙慙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羣活。

刈穫歌

自春徂秋天弗雨。廡廡早稻纔遮畝。芒粒稀疎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菜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困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食。苟有區分宜拚拚。本作耕耘意若何。虫豸無

禾作上不作禾

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糴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但徵索。平生早遇華陽客。向日。浪霞轉肥白。欲賣耕牛。弃水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歌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孤舟。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掩却。向燈前坐。

食魚歌

江南春早魚無擇。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
賣鱸。勦手提見呼見我長於尺。呼兒徑取紅蓮米。
輕重相當加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食。飽卧晴簷
曝寒背。橫戈負羽正紛紛。祇用驍雄不用文。爭
如曉夕嘔吟樣。好伴滄洲白鳥群。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
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

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
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
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墪欲深。
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
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
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
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
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
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

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恠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辯得極正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毗，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

沈林按：禱，禱，廣雅博雅，皆音皮，斯木之下枝也。皆以木以米字書，俱無。

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禱，禱，廣雅博雅，皆音皮，斯木之下枝也。皆以木以米字書，俱無。漣，上麓，下西。塗杖，藂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糧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之。以
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
缶。而白忤之。能為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
酒沃其丘。告之曰。生而白者。犬雞馬牛而已。其
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鳥雀燕雉龜蛇之類
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
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
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

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
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
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恠者必曰自然。多穴
老墳。竅大木。要野。毗盤肩。輻酒之享。作小兒女
子。寒暑。曹眩。淫巫倚之。彈絲。瞋目。歌舞。其妖。怛
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
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尔輩之為也。古者鑄
鼎象物也。使民知神姦若之。奸吾知之矣。况旅
吾之地。由我進退。蟄以時出。無越昆虫之職。無

卓史記牛馬同卓蓋
食牛馬之器以木作如
槽既築宮又為卓之
別本作卓說也

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
然斬翳通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
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斷裂首尾焉吾誠
不移無易尔為

詞嚴義正白日青天蛇應俯首

祝牛宮辭并序

冬十月耕牛為寒菜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
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子勉之而為之辭四
牯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
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

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夾餘不足
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
寢或卧免風免雨宜尔子孫實我倉庾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
食之龍之於人固類異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
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
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其愛弗去一旦值野
龍奮然而招之曰尔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

寒而蟄陽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
野龍矯首而咲之曰若何齷齪乎如是耶賦吾
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
之靈嘘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
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
樂不至耶今尔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
拘惟蛭蟻之與徒率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
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
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

甫里先生漢三高士贊
竊憶此三人品誼不同
未可一例稱高士也故
論之

古之所稱高士者禮法
足以型家德行足以範
世其子弟從之習規矩
而不惑其門徒守之遵
道義而不惑若耕力耕
於野不慕仕進隴上之
田夫皆是也即通經術

能文章亦華士耳烏得
為高士漢之王孺仲霸
不仕新莽光武朝猶連
徵不出前入議之謂中興
之世文明大器宜有所表
見漢士各有志不仕可
我獨惜其不出家而無
以成教故人令孤子奉書
於霸車服雍容舉措有
適霸子聞者至投耒而
歸且作不能仰視霸始
自慚其子蓬頭歷齒未

何誘吾納之陷穽耶尔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
為夏后氏之醢此文作於以高士名不至之時耶盧攜仰藥而死
豆盧瑑殺於黃巢皆不免于醢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後漢二人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
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卧
日吳不起其妻訊之以息愧耻君遁遺世榮抗節
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
霸乃欣然恬淡如始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漢書作
孺仲

知禮則其妻飾詞解之六
為兒女子護短耶耳昔
大人留宿見其二子長幼
之節不廢孔子許為隱
者萬石君遭秦之亂不
墜家風風朝平居何以不
教子以禮法恐孺仲之
高未足勝令孤子伯之
貴也若夫學恂以儒術
教授闕西隱於南山不
受徵聘以矣我不知其
所授儒術為君子儒耶
抑小人儒耶如君子儒也
不應於累百學徒中
賞一馬融如小人儒也
史所稱恂奇融才以女
妻之亦不過博學能文
非道義之知也融飢困
歎息謂其友曰古人有
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
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
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
曲俗咫尺之羞減無背之軀
殆非老莊所謂也斯言意聞

於友抑聞於師耶厥後為
梁冀草奏李固又作西
第頌為正直所羞而執
羞之否耶融之女夫袁隗
問之其妻曰南郡君學
窮道奧文為詞宗而
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何
損何耶隗為女夫猶謂
之恂獨賞之融之侈靡貪
濁其志趣必有早惠於從
學時者恂豈未之知識耶
我是以疑恂之學術未必
果君子儒也然則不愧高
士其車馬子龍乎九歲喪
父哀毀過禮每三日輒
三日不食孝行已端其本
矣他如歸子居之喪免
友人之罪至性動人高行
卓卓而尤難及者豫識
黨錮之禍確然免於疑
論宜其却何進謝董卓
見奇於郭泰深重於蔡
邕漆工之備賢於孺神
之力耕五經之貫精於季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
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
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
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
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群書
復善談說漢衰政荒時實暮末隱于碭山遂與
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公邈若不應冥冥一鴻

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括終始嗟乎子龍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
擲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
澆風四起內荏外賢舉世稱美共奕皇都象魏
天倚豈無姦邪佩玉蕊蕊聖人弗生兩觀如砥
以石鏡辭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

直之儒術史稱蟠處亂
未終全高志若蟠者真
高士也我霸與尚未可同
日語也丁未白露前一日
以謹書

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懼之使駭畏小人
惟惡是嗜惟禍是避惟福是覬惟蠱是媚曾不
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
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況君
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
側僻樞桑覆茨簞歌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
終日不違易贊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

翬飛梁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
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于柴荆賢哉是思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
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于大
江之旁恠石憑怒跳波菽狂日黯風助摧牙折
檣五和蛟涎骨橫魚吭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
不知堅輪蹄者夷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
便舟楫者行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

藉釋名咀藉也以藉齒
牙也當從藉作席非

人方寸之包藏外若韋脂中如劍鋌蹈席必死
鈎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
勿_三曰

書銘

太古之時何常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
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
斷竹拊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轂韋編一絕錯乱
名目寢務輕_{去聲}省搗臬剝穀膠綴番番恣其所
便_{去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

曝蠹鬱_遺痲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
下其存四邊_遺璽印章號殷勤識_{音志}焉其巧益甚
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_{平聲}誥誓制令尾
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註記醜讎美
憐銘誅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
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臬穀其留冢
延繆戾倒顛尤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
辭是妍鏡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
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註偽焚燒弃捐復

以太古結繩之前

耒耜經 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眊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為之者曰犁鏡。鏡本作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犁底，曰塵鏡，曰策頷，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曰犁建，曰犁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墝，墝猶塊也。起其墝者鏡也，覆其墝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墝，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鏡者曰底，底初實于鏡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塵鏡，背有二孔，係于塵鏡之兩旁。

鏡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馳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椽者曰轆。後如柄而高者曰梢。轆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轆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庠。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轆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轆之前。末曰槩。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樞乎。

樞

軛也。轆之後末乎梢。中在手所執以耕者也。轆取車之骨。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鏡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梢音直。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鏡二尺。策減壓鏡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槩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轆脩九尺。梢得其半。轆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杷。去渠踈之義也。散塿去芟者焉。杷而後有壓呼格。壓宅焉。有礮音鹿。焉。自杷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觚稜而已。咸以木。

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迎潮送潮辭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江霜嚴子。楓葉丹。潮聲高子。墟落寒。鷗巢卑子。漁箔短。遠岸沒子。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沒幽岸子。款柴門。寂寞流連。予依稀。舊痕濡腴澤。槁子潮之恩。不尸其功。予歸于混元。

右迎潮

潮西來子。又東下。日染中流子。紅灑灑。汀葭蒼子。嶼藜枯。風騷牢子。愁烟已孤。大幾望子。微將晦。翳睨瀛溶子。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

巾子無纓可濯。帆生塵子。檝有衣。悵潮之還子。
吾猶未歸。右送潮

憶白菊

稚子書傳白菊開。西成城相滯未容迴。月明階下
牕紗薄。多少清香透入來。

閑吟

閑吟料得三更盡。始把孤燈背竹窓。一夜西風
高浪起。不教歸夢過寒江。

笠澤叢書卷丙

笠澤叢書卷丁

村夜二篇

江上冬日短。徘徊草堂暝。鴻當絕塞來。客向孤
村病。繚繚起。婦念咽咽興。微詠菊。徑月方高橘。
齋霜已併。盤飧蔬粟粗。史籍籤牌盛。目冷松桂
寒。耳喧兒女競。開瓶浮蠟綠。試筆秋毫勁。畫戶
亦重關。寒屏遍相映。詩從騷雅得。字費鈔繫正。
遇敵舞虵矛。逢談扞犀柄。無名升甲乙。有志扶
荀孟。守道希昔賢。為文通古聖。幽憂廢長劍。顛

頽慙清鏡。粒會魚鳥情。詎知時俗性。浮虛多徇
勢。老懶徒歷聘。既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吾家
在田野。家事苦逾覓。耕稼一以微。困倉自然罄。
愁慄風葉亂。獨坐燈花迸。明發成浩歌。誰能少
傾聽。

其二

世既賤文章。歸來事耕稼。伊人著農道。亢倉子有農道篇
我亦賦田舍。所悲勞者苦。敢用辭為詫。祇効芻
牧言。誰防輕薄罵。嘻。今居寵祿。各自矜雄霸。堂

上考華鐘。門前竚高駕。纖洪動絲竹。水陸供膾
炙。小雨靜樓臺。微風動蘭麝。吹噓川可倒。眄睩
花爭姹。萬戶膏血窮。一筵歌舞價。安知勤播植。
卒歲無閑暇。種以春鷹音。初穫從秋隼。下專專
望種。種捐捐條桑。柘日晏。腹未充。霜繁體猶裸。
平生守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冥至
酣藉。豈無致君術。堯舜不上下。豈無活國方。頗
牧齊教化。蛟龍任乾死。雲雨終不借。羿臂東如
囚。徒勞誇善射。才能謂箕斗。辯可移嵩華。若與

眈輩量飢寒。殆相亞。長吟倚清瑟。孤憤生遙夜。
自古有遺賢。吾容徧稱謝。

紀事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踈放。苦為飢寒累。未得恣
閑暢。去年十二月。身往霅溪上。病裏賀豐登。雞
豚聊饋餉。巍峩卞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
寒。徒為厚繒續。晴來露青靄。千仞缺尋丈。卧恐
玉華銷。時時推枕望。雖然榮衛困。亦覺精神王。
把筆強題詩。粗言瓌恠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

榮一作營

清壯鳳尾與鯨牙。紛披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塘

突無以況。料峭採蓮船。縱橫歎天浪。方傾謝公

詠。忽值莊生喪。鄭貞外仁規是年受代俄喪偶默默阻音徽。臨風

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固自嬰微恙。歲晏弗躬親。

何由免欺誑。今來觀刈穫。乃在松江並。步浪反門外

兩潮過。波瀾光蕩漾。都緣新卜築。是事皆草創。

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尚。天高氣倏爽。野迴襟

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翫。口浪切麟。子浪切平生樂篇

翰。至老安敢忘。駿骨正牽鹽。玄文終覆醬。嗟今

多赤舌見善唯殺謗。忖度大為防。涵容寬作量。
圖書筐簾外。關眼皆贖長。餓隸亦勝無。薄田家
所仰。稍離飢寒患。學古真可強。聖道庶經營。世
途多踉蹌。近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趨使春
酒材。呼兒具盆盎。宵長擁吟褐。日晏開書幌。我
醉鄉可還。陶然似元亮。

孤鷹篇

我生天地間。獨作南賓鷹。哀鳴慕前侶。不免飲
啄晏。雖蒙小雅詠。未脫魚網患。況是標禮經。憂

角里一作甫里一作虞虞

為弋者。篡晴鳶爭上下。意氣苦淩慢。吾常嚇鵝
鷗。尔輩何足訕。迴頭語晴鳶。汝食腐鼠慣。無異
鴛鴦。駘群戀短豆。阜棧豈知瀟湘岸。葭莢蘋萍間。
有石形狀竒。寒流古來灣。閑看角里志。了不憂
芻豢。世所重巾冠。何妨野夫北。騷人諱蕙芷。易
象取陸菟。漆園逍遙篇。中亦載尺鷃。汝惟木性
下。嗜好不可諫。身雖慕高翔。冀壤是盼盼。或聞
通鬼魅。恠崇立可辨。若蕪書尚存。寧容恣妖幻。

疑後人所書非元注也

若蕪周禮秋官司寇下若蕪氏掌覆天鳥之巢若鄭
司農讀為摛又他歷反蕪讀為爵蕪之蕪謂巢也

南涇漁父

予方任踈慵地僻即所好江流背村落偶往心
已嫪切力報田家相去遠岑寂且縱傲出戶手先
筇見人頭未帽南涇有漁父往往攜稚造問其
所以漁對我真道蹈吾初籍魚鼈童艸至于菘
窟穴與生成自然通壺異孜孜或吾屬天物不
可暴大小叅去留候其孳養報終朝獲漁利魚
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余觀為政
者此意諒難到民皆死搜求莫可興愍悼今年

川澤旱前歲山源潦牒訴已盈庭聞之類禽噪
譬如秦雞鶩豈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握
苗躁吾嘉漁父旨雅叶賢括操儻遇採詩官斯
文誠敢告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
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
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
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

紀直悲夫。眊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柵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頌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括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鴉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恠狀。農作之眊怖之。走畏恐後。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鱗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

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眊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則五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頌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紉鞞。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暘。未嘗貯于骨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

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怛撓脆怯。顛踣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此真痛哭流涕有功世道之文。若但云嬉笑怒罵。皆文章則淺之乎。論斯文矣。

恠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恠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偃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浴罪切礪力可切然。感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孳虺。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恠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有恠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睚脆者則磴然其牙。伏死其下。

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
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
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然
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恠木吁豈異人
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
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
阨號呼嗷拏菽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
下指之為恠民嗚呼木病而後恠不能圖
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馱於俗非始不幸

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恠擁腫
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恠其形
或奇于辭自為恠魁是以贊之

重憶白菊

我憐貞白重寒芳前後叢生夾小堂月朶暮開
無絕艷風莖時動有奇香何慙謝雪清才詠不
羨劉梅貴主粧更憶幽窓窸一夢夜來村落有
微霜

謝雪劉梅俗詠

別墅懷歸二首

進按中吳紀聞云紅蓮
早稻名引此詩作早

水國初冬和暝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朝憶
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遙為晚花吟白菊近
炊香稻識紅蓮何人授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
郭田
東去滄溟百里餘松江潮信到吾廬就中家在
蓬山下一日堪憑兩寄書

丁隱君歌并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

鬼林云咸通有丙戌與
丙午

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
或曰憇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
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
途而詣龍泓憇館獲見綸巾布裘自古而意澹
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為山
中僕丁咲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
午歲遠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叅寮話與翰之
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道蒙灌溉剝
剝皆自執縷岳斤斲輩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

時肯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
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寘言語與
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
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有所服
餌。或問之。對曰。治心脩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
嘉其遜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說其治心修身
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
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歟。有
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

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
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竒岫。獨
話君家竒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
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
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黃
寇。官軍解散無人鬪。滿城奔迸翰之閑。只把枯
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
今來利作採山斧。可以拋身麋鹿群。丁隱君丁

隱君叩頭且莫別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藉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薛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引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以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鬪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鍛斷短其江之道焉尔然後扳援越軼遂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寔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遂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

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
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
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
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
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
唳時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
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

啄藻乍低昂注定當膏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離
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妬侶害
群猶尔為而况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求志賦并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聖人之志莫尚乎
春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
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慾以為志余之生也百

陸文通名淳避憲宗
諱改名質唐書有傳
精春秋詳見柳河東
集所纂之書乃纂
例辨誤微音也纂
當作纂即撰字

無一厚者。唯古學庶幾乎可媚。嗚呼師道之不存。安能盡識乎疑義。樂夫夫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若讐。得啖趙䟽鑿之與損益。然後知微旨之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聖人之遠猷。長風廓其羣翳。共日臨乎大幽。又似車堅馬良。善御者涉乎康莊。高颿巨舟。工泛者順其安流。如魚之就貫。如繭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區分乎九疇。酌大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宜乎沮齊侯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溝公墓以掩廢。遂隳

私城而防僭。亂用千載之遺法。菽一辭而可判。况先生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岸。雖顛昧而不開。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也。沒身而已矣。吾謂斯言之不誕。

村中晚望

抱杖柴門立。江村日易斜。鴈寒猶憶侶。人病更離家。短鬢看成雪。雙眸舊有花。何須萬里外。即此是天涯。

寄淮南鄭竇書記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學似應徐。五丁驅得神功盡。二酉搜來祕檢疎。煬帝帆檣留澤國。淮王牋奏入班書。清詞醉草無因見。但釣寒江半尺魚。
魚一作鱸

江墅言懷

病身無稚子。田舍劣相容。跡共公卿絕。貧須稼穡供。月方行到閨。霜始近來濃。樹少棲禽雜。村孤守犬重。汀洲蔽晚弋。籬落露寒春。野弁歌還整。家書拆又封。杉篁宜夕照。牕戶憶疎鐘。南北

鬼沐云杉篁十字何義
門云一句氣脉不屬
書所無然考數本皆
有之不知義門何所據
也

唯聞戰縱橫。未勝農大春。雖苦學并夜。本多慵直使。貂裘弊猶堪。過一冬。

自和次韻 無三字注

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糧易絕。多病藥難供。夢為懷山數。愁因忌酒濃。鳥媒呈不一。魚寨下仍重。晚桁蕞無褐。晴簷織帶春。著籤分水味。標石認田封。此地家三戶。何人祿萬鍾。草堂聊當貴。金穴任輕農。把釣竿初冷。題詩筆未慵。莫憂寒可晚。江上少嚴冬。

野井

珠閣前頭露井多。碧梧桐一本作桃花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奈有銀餅素綆何。

問吳宮辭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云。

彼吳之宮。于江之邗。涯複道盤盤。于當高且斜。

無三字注

波搖踈于霧濛。箔菡萏國國于鴛鴦家。鸞之簫于蛟之琴瑟。駢筠參差。于界絲密。讌曲房于上初。日月落星稀。于歌酣未畢。越山藁藁。于越溪疾。美人雄劍。于相先後出。大姑蘇。于小長洲。此宮之麗。于留乎不留。霜氛重。于孤栊曉。遠樹枯。踈于愁烟。悄眇欲撫愁烟。于問故基。又恐愁烟于推白鳥。

水國詩

水國不堪早。斯民生甚微。直至葭茨少。敢言魚

蟹肥我到荒村無食啗對案又非謝梁覽况是
乾苗結子踈歸時祇得藜羹糝

彼農詩四言二首

無此注

世路澆險淳風蕩除彼農家流猶存厥初藁焉
而席茨焉而居首亂如葆形枯若厓大耋既鮒
童子未齧魚音以負以載悉媻悉鉏我慕聖道我
耽古書小倦於學時游汝廬有飯一盛莫鹽莫
蔬有縑一緹不襟不祛所謂飢寒汝何逭歟
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善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

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遭其豐凶
槩斂無二退輸弗供進訴弗視號于旻天以五
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嫉悍吏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尚憶
逢人別麥壠唯憑欠雉眠更擬結茅臨水次偶
因行藥到村前隣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
稔年

南征

進按困學紀聞
宋元憲詩帳屋森
別校屋株衛帳并兒
文詩合宴傳餐帳繞
皆用此

丞相南征定有無幕中誰是騁良圖遙知賊膽
縱橫破繞帳生犀一萬株

北渡

江客柴門枕浪花鳴機寒櫓任謳鴉輕舟過去
真堪畫驚起鷓鴣一陣斜

夜泊詠棲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莫向衡陽趁逐飛同是江南
寒夜客羽毛單薄稻梁微

早行

冰寒孤棹觸天文直似乘槎去問津縱使碧虛
無限好客星名字也愁人

柳李花賦

乾符三年作

柳一作都又作稍

試問花翁得柳李之春藁移來砌下出自山中
長霑澗雨迴灑岩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位艷
承畫閣而逞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
功弱植歎危繁梢襞積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
萼中自參其丹白且旃以天而薜以華芍藥為
贈子芙蓉可嘉誰為剪緝綺碎明霞鳳葆榕櫳

於水殿霓襟掩苒於雲車靜倚庭楹徐飄蕊氣
落幽閨怨別之夢寫空谷遺榮之思初侍東陵
聖母冶態媽妍近辭北燭仙人愁容委墜嗟其
結莓苔之地抱林麓之姿蝶善舞而相略鷺能
言而見欺香憐墜少蒂戀飄遲當盃者不顧守
道者應知請看嵇康高士傳莫信長安輕薄兒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
年自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

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
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
五六月燕日在上群峯若焚我獨皓然玉聳岩
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及其堅良不
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况養生者耶吾
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命乎天者
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之
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怕寒之地而
不夫者吾不信也處怕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

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怕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怕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怕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怕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為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

耶信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詐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

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
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
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閭
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
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
一夔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
明也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君至下帝至尊嚴
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
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補遺詩

蔣本無詩字

築城詞二首

城上一坏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
何處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都敵城高功亦高尔命何
勞惜

古意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
四角

美人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
栖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
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
心。朝朝佩蘭若。

感事

將軍被鮫函。祇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
赤族。古來信簧舌。巧韻淒鏘曲。君聞悅耳音。盡
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所以賢達

心求人須任目

贈遠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別來羅
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
時望君暖。心期夢中見。路永魂夢短。怨坐泣西
風。秋窓月華滿。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劍對樽酒。恥為游
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

別何足歎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輾轡轉。驚起雙
栖鳥。獨立傍銀床。碧桐風嫋嫋。

門前路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行日
暮宿。何必日中還。曲途荆棘間。

引泉詩

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川。余來拜旌戟。詔下之

陸州淨慧日一作淨慧日隔嘉施屏船一作陽霞

形一作影

定一作安

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盤百萬髻。上
插黃金鈿。授以道士館。置榻于東偏。滿院聲碧
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凝澹。及來更虛玄。焚香
禮真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角角。烏龍獨峴然。
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巔。上有拏雲峯。下有噴
壑泉。泉分數十汜。落處皆崢嶸。潺湲寒聲入。爛醉聒
破西窓眠。支筇起獨尋。粒在墻東邊。呼僮具畚
鍤。立鑿莓苔穿。漾滌一派墮。練帶橫斜牽。亂石
拋落落。寒流響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踈楹前。

光一作花

施蔣本作花

當作嘗

躡光激半散。涌沫飛旋旋。圓勢束三峽。掛瀉危孤
磴。懸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弄翠蕊蕊。鸞
鵝舞丹烟。凌風挾桂施。隔霧馳犀船。况當玄元
家老君虎。當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
若在此。有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
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
鶴頰。如能輔余志。日使疏其源。

素絲

園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纓。如何墨子淚。反以悲

途窮。我意豈極是。願參天地功。為綫補君袞。為
絃繫君桐。左右脩闕職。宮商還古風。端然潔白
心。可與神明通。

陸龜蒙傳

與前詩題平下同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應
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
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
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
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

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橐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為輯補。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蒺刺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黜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

孫同蓀說文蓀或从蓀

取租茶一作收茶祖

考新唐書李蔚為尚書右丞。懿宗或河屠常飯萬僧禁中。蔚上疏切諫。為宣武節度使。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河東亂。殺其師。李康用。邵寧。李侃代之。不附。蔚常在太原府。有惠政。為人所懷。拜河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卒。惜為相未久。無表見也。乾符元年。盧攜同平章事。李蔚即於二年而皆罷。於五年。盧攜為翰林學士。時關東旱饑。上言賑給。頗著風裁。後與鄭畋爭繼事。大臣相詬。皆罷。相繼入關。田合。致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攜仰藥死。論者謂攜初年。意氣甚壯。終自流於此。司。先生素與二人善。而獨以高隱全節。君子出處可

慧山泉。三虜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暮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文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蘓。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

一本無事吳二字

不慎哉。僖宗朝殺三諫
臣廣明元年殺左拾遺
侯昌業以諫上專務游
戲田令殺擅權故也中和元
年殺左拾遺孟昭圖亦以諫
親官官疏宰相故也至先
啓元年殺右補闕常濬
則以諫姑息藩鎮不振典
刑故也三臣切中時弊所
諫甚偉不惟棄其言又
戮其身唐烏得不亡若
樂朋龜以右拾遺謁拜田
令殺河為翰林學士無
耻甚矣拾遺之薦諫下
已卒即未卒我知先生必
不就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審之久矣不然何以早
歸田里思飢誦經且以高
士召不至也以諫

守。罷歸無喪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
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
無愧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
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喪亂之世。仕
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
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
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

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妄既
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于板。俾
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
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記。

續補遺

此後四賦乃蜀本有之今添入

微涼賦

楸梧既謝

越楸閩梧

屈原增傷。菱先鴈敗。柳徇蟬

荒。日落深宮。十四等皆為麗。絕雲愁大澤。九百
里盡欲飛揚。暑退未退。宵長未長。傷寶階。

一作曲檻

以尋冷當綺疏而薦香飄飄拂拂悄悄悵悵省
團扇以搖清泥瑤琴而泛雅石穩將卧筇輕欲
把沈尹見王筠佳詠不覺書之謝傳感柏伊哀
箏無端涕下單栖悟早共賞情多應從遠壑定
降明河病樹一枝度日空懷越奏輕帆十幅乘
秋好唱湘歌啟浩休談楊弘自舞粉初漬而題
媚塵適消而盡古正在安榴館裏寂寞饒潘暫
登酸棗臺時淒涼付庾潛生翠被暗著金樓銖
銖減癖斛斛量愁草玄者遂貧無暇梯附者結

客而游暮雨陵邊有魏主常聞之樂夕陽池上
有蔡姬曾蕩之舟恨鎖疎烟衿披遠水露桂方
澹風篔簹或倚鄂侯之餘冷猶在江令之宿醒初
起道氣全衰離情遍駛許玉斧神超碧落仰接
應難成花君怨別青宮追傷未已

秋蟲賦

敗壁秋立昆虫夜鳴蠹者角者旁行却行一不
知其詭狀空太息於繁聲俱霑品彙共費生成
穴陰階而負固抱枯蘚以圖榮退無力役進不

噴一作噴

爭名體肖翹而易動音鳴咽而難平深宮淚迸
送旅魂驚香殘漏永月吳樓明謝臨川行樂微
吟應侵古調劉越石登陴坐嘯更裊餘清唧噴
懷讒悽嘶往愬縷急如斷絃矢欲怒或自竒而
不屈或相先而並妬亦有騷客裁錄詞人整賦
已矜床下之光輝遽咲草間之霜露悲夫病枕
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夢悠悠遠趣朱雲沒後
方知直氣無前馮衍歸來始歎高才不遇

塵尾賦

謝文靖桓宣武王東亭郟北府相與叩易論有
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顧中稽道德之祖理窟
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
右提山銘於焉就坐引若潛聽俄而齧缺風行
逍遙義立不足稱異纔能企及公等盡矚當仁
咸去俯拾道林乃攝艾納而精爽捉犀柄以揮
捐天機發而萬目張大壑流而百川入嗟乎世
路崎峇歲訛掩瑕陽矜症而靜嘿暗奔競而喧
嘩貞襟柴棘奧旨泥沙雖然絕代清談客置此

邨同王謝家

幽居賦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闔關不通人
事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
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閑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
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
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
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戴癭銜瘤居無養拙
之資出有倦游之歎初張蓬矢嘗逞志於四方

樹蘭一本作桃
足

漆工即申屠子龍也

末佩椒蘭敢違仁於一日先叙家世雖家風未泯而垂德
全衰門等韋平林無魏邴激清芬而鎮俗追雅
望於圖形荀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為朝端領袖
朱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
圖牒課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酒保
幾欲沈淪故粟空棄屢瞻摧折劉超劉毅俱無
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
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於龜腸扣兵鈴於魚腹
窮年學劍不遇白猿隔日伏疔未逢黃鷄止則

葭墻艾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翫於棊枰
夜還眠於鍛竈既知草知晦朔木讓榮枯因推
墨別為三始悟儒分不負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
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
精微探桓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
然後為之聰明差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
病惟鬪蟻力止戡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
鷄鶻所樂退惟衡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
稱儒者置十金之產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

容曹公以泥水自救羅含宋玉常苦出於荆蠻
蕭相武侯亦潛居於僻陋揚德祖家惟弱柳殷
仲文連只枯槐馮衍薑辛繁欽蕙碧安有稻名
半夏藥號怕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
潘岳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
梨酥且故切坊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
遠武仲游於沛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言回
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歌動五噫始
作賃春之客况布緇綸帽尚足朝昏羽扇貂裘

猶堪寒暑。得以書抽。席僕射用牛。蠅自理。茶租
閑披釣褐。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略
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涂聽聞。愬怒之詩。
既已逢原。遂成擣翰。非因授簡。初擬遺鞭。不能
粉飾大猷。且用玄黃。裨說貽於好事。希從得意
而傳。責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賦云。

秦伯勾吳。通侯舊里。地接席丘。門臨鶴市。比顏
巷子。非陋方。賜墻子。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
以仁行。莊生乃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

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氣。法天隱於遺編。魯仲
孫衣止七升之布。藥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
容憂。貪惟可賀。冥心而姑務。藏疾卷舌而誰能
擊墜。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方營於馬磨。噫秦
時亡命。競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
用此。僕病未能。藝合歡。求解憂之力。餌陟釐。明
攻冷之徵。悲少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
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戲事。近出於松陵。亦慕
偷桃。還怜嗜艾。何悲尺蠖之屈。未損丈夫之

志投簪隱几。聊思夷甫談玄。搦札彈毫。聊效文
通奏記。夫靜者踪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
多士。退宜追乎逸人。頌厥土之三壤。託高風之
四鄰。纔祛燥濕。稍遠踴塵。以日繫時。且復窮於
魯史。穿池種樹。正欲類於齊民。室乏崇壇。墉非
縮板。因坎宿以為洫。謝蒙龍而表限。孟戎無是
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床鹿幘。訝將隱于
何遲。橡飯菁羹。咲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可釣。
筆不堪畊。有白鳳之才。乃先為贅客。有彫龍之

辯。然後為狂生。雄自投而發死。彌流慟而將行。
外嬖方施。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說既勝。韓非徒
恃其縱橫。况復支離壹鬱。在陋寒。吃才甚微。而
寡文體。素羸而多疾。陰鏗藥鋌。披曉幌。以皆來。
徐邈酒鎗。擁寒爐。而必出。自然忘物我。混窮通。
將大宗師理叶。與握真宰情。同優游塞馬。脫落
冥鴻。竊慕王晞。眷戀於芳辰。美景深符。謝朓留
連於明月。清風得不分。碕岸而餘荒臺。輟金錢
而營佳樹。尊絲兮欲流千里。草帶子初圍十步。

頽垣抱碧無非海髮山衣暗座飄香盡是松肪
桂蠹加以籬邊種菊堂後生萱覆林之新桐乍
引臨窓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柳礙移門鹿去
而雲遮絕洞樵歸而水遶孤村遇境逍遙就魚
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義皇之道尊早濯玄泉
屢游遊苑憂瘼學而將落懼無文而不遠豹管
間窺羊岐忘返搜束楷之亡缺補陳農之遺道
梁世祖府充名畫或得竒蹤任敬子家聚群書
率多異本何嘗髣髴莫究分毫徒羨玉杯珠柱

上書名
下琴名

之號美象格犀簪之態高寧容朴野不稱
蓬蒿悵殘編之未構奚雅具之為勞况乎栖平
蕪古木之地壯披褐擁篇之事宜其梓合巾箱
藤交餅笥炊糝糲以為食割瓠瓠而作器荷蓀
而行據梧而睡妖寧勝德休占賈誼承塵醉可
全真但舞王戎如意其間豁尔此外蕭然姜肱
則惟眠一被江草則還留夾氈望夫子之門墻
仍過數仞顧先生之履襪不啻雙穿敢驚時而
獨行聊回視而返聽豈可浪發志關虛搖譚柄

夜將半而誰客月每旦而誰評去聲清言不屈孫
劉詎減於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或
抽易軸叩玄端演精微於簡易消淡泊於圖難
澄如止水畏韻若長竿與去聲牛心者赴敵持塵
尾者登壇交衡而矛戟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
興公雅韻仲祖旁觀始信何才當指地於丞相
方知習捷抗幽居自慶與邦弥天之道安彼漢落而無容且蕭
條而高寄無耳目以咸外曷丘園之足貴幸春
物之向榮列天姿而見遺陰者負而陽者勝孰

謂兩儀瘠者緩而腴者先奚云一氣真宰難問

洪鈞有留人間未適象表何求縱使陶烟霞而

傲睨騎日月以嬉遊乘剛直上躡景冥搜縱橫

予四海飛揚予十洲閱仙苑之琅書安能解慍傾

洛公之金醴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馳別國悲

故鄉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陸鄉在平原乃遠祖所封之地歎鍾鼎

之沉光向漁樵而騁力庚桑有道猶居嶮嶮之

顛接輿佯狂亦取椿音樗之食徐諱下舍陶愛

吾廬上法於陵之畦圃旁分建業之村墟時牽

先生之幽居正合無道
則德之義順用舍合天
人故於收處微露其意

殄。臻。自。把。渠。疏。友。之。惠。施。莫。解。連。環。之。義。醫。無
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其。道。而。或。通。失。其。居。而
久。旅。才。將。命。乎。分。坎。埴。性。與。時。乎。甘。齟。齟。閑。游
廣。澤。願。學。弋。於。蒲。且。代。越。終。蹈。滄。溟。更。移。家。於
苧。嶼。夫。動。以。勞。吾。身。靜。以。休。吾。神。苟。能。推。於。用
捨。自。足。究。乎。天。人。思。任。誕。於。窮。檐。何。辭。井。臼。不
求。容。於。側。徑。何。患。荆。榛。湛。音。沉。冥。者。朴。素。之。源。毀
譽。者。浮。華。之。轍。著。名。聚。雪。仍。招。死。草。之。譏。琴。號
落。霞。亦。被。枯。桐。之。誚。一作。說。值。聖。則。幽。贊。成。功。逢。賢

四字
當行

三字
當行

則。雅。音。攸。鼓。同。於。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於
岩。下。周。武。迎。師。於。渭。邊。有。東。山。壯。郭。之。風。纔。能
養。素。無。左。車。右。侯。之。計。未。足。圖。全。嗟。浩。歎。而。哀
吟。畏。蘭。彫。而。蕙。歇。清。罇。方。艷。於。瑤。水。寶。瑟。坐。凝
於。華。月。歸。田。少。接。猶。疑。斥。鷃。追。飛。羽。獮。相。逢。可
謂。無。鹽。糖。突。

侯字疑

小名錄序 增入

天地萬物雜然而生。聖人居其中。強為之命。稱
或以義。或以形。或曰其自然。天地取其義者也。

日月取其形者也。鳥獸曰其自然者也。人既列氏賜侯矣。得不務佳名而犯之。蓋取嬰兒三月目能眴與人喜笑相荅。曰以名分之。以入生人之籍。貴賤一也。故傳曰子生三月之末。擇吉日。翦髮為鬋。妻以子見於父。執子之手。啖而名之。夫告宰曰某年某日生。宰告閭史。書為二。其一獻於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諸侯世子則名而告之。廟為宗主也。天子則告於郊。見於天。明當繼父承天也。二十而冠。冠而字之。表其成人也。

所謂名以立身。字以表德也。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魯公以德命為義。若文昌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取於物為假。若伯魚取於父為類。若子同與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弊。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也。三代之時。至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太伯仲雍叔達季歷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

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蘧蔭髡頑狂
狡無忌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魯叔
孫莊叔之敗狄也以虺豹名其子晉穆姜以條
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生又以千畝之戰
命之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
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矣後皆
退之為諸侯之應也如此則吉凶悔吝於是乎
皆在古人生而名長而行之尚存其樸也末世
浮偽日生幼雖行於閨門長不達於州里故有

有官名小名之別苟不因事而載之則幼之名
沒然不聞於後矣彼吉凶悔吝何從而知之今
自秦漢以來編而紀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
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及名涉恠竒近於圖讖
者亦附於內謂之小名錄夫近者詳遠者略勢
使然也其間遺落請俟博聞

續補遺終

右笠澤叢書三卷。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自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吳興實錄，而此編又謂之笠澤叢書者，蓋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然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豈猶有待於後歟？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於樊圃則為文集序，朱袞則又為文集後序，然皆不出于唐書列傳也。嗚呼！唐自懿僖以後，不惟士氣萎蕪，文章亦與

起甲迄丁
蔣本作其
所存者

此處為另一頁的書影，文字模糊，難以辨認。可見其為繁體中文，且字體較小，與左頁文字風格一致。

時高下。先生當此時。憤鬱窮愁。非悼已也。忱慷論列。非求知也。特以積之厚。則教之宏。身之窮。則言之暢也。願其志。既不能自達於廟朝之崇深。又不能自暴著於天下四海。隱約在下。而山林江海。蛟鯨蛇虎。吞噬肆毒。士幾無所容其身。而先生牛衣之所呻吟。鸛垤之所嘆恨者。豈為流連光景。陶寫性情之具哉。特以先王之澤。更大亂而猶存。故雖一嘖一感。不忘愛君憂國之

無既字

無而字

誠傷。今思古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然。有見於六籍之醇全。則亦何以臻此也。息原距先生歿。幾五百年。門緒衰落。既同編。眊然猶以世澤之所沾濡。聞見之所開沃。粗能自立於士君子之林。私自惟念先生既深明春秋。宜有論說。然當亂世。學校廢。經術熄。故其書不傳。今清朝右文。既以書院祀先生於吳下。而其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已行於世。而叢書雖板刻於宋

二字
在旁

元符間然而蕪沒久矣。今而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共之也。夫先生之於經術學者，既不見夫春秋之所討索者矣。然曰：叢書以推見先生之所學，則其卓然有見於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夫豈區區一隱淪之士而已哉。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歲在庚辰七月一日十一世孫真原百拜謹題。

二字亦在旁

叢書近時鈔藏僅西江藏本。竝宋蜀人樊開本。蜀本甲集有樊序一首。又續補遺賦四篇。又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詞。在丁集築城詞。在補遺中。新城王尚書。從溫陵黃氏借鈔。西江本復得虞山毛氏寄本。題語中亦縷及之。顧蜀本元至元間杞菊先生重為較刊。流傳亦鮮。予頃從吳中舊家獲至元本。曰：正其訛脫。謬誤者而付之開雕。至王益祥跋語。漶漫過多。不復錄。小名錄序一首。依王本增入。

正辛亥仲冬江都陸鍾輝淳川書

右笠澤叢書五卷江都陸淳川獲至元本刊正七十餘字予送友人張文魚馬宋讎本復饒十餘字其間顯謬若畫為畫利為利入為實壽為揆蹟佗願隋佗隨咸未見正也故不以再三為限務俾精核可垂吁文字謬譌日厲矣此書之足云

乾隆癸巳夏五月既望

貞白苗夔進識



予與趙荆門同官金陵暇日為予言曩宰松陵始末甚悉且喜其景物之美而風俗之尤厚也予以其年幸改秩遂承乏焉首詢耆老前此為令之有遺愛於民者。。。。。顰蹙具以告且云近趙君愛。。。。率焚砌驛路自南門直北歲夫。。。。壞者予又因名言為君隨。。。。君書言子既修予廢以惠令人。。。。抑而未伸者予盍念之則。。。。則蔽書之闕誤故也且錄示川本。。。。王且併刊之時方困板又縣治弊不能蔽風雨小河久合疏導三橋日朽就類與凡祠宇館驛類亡具悉甚日督理不暇給日視。。。。因循暮月君遺書絨楮幣中百。。。。刊修費予既羨君之暇裕而。。。。不敏也乃請學職韓君公。。。。君有才。。。。其事以蜀本訂正一千餘字。。。。見聞考證一百餘字餘疑。。。。存之且求予跋語予固不敢。。。。故書君諱善著字國詔。。。。存九月。。。日三山王益祥跋

右送東嶠軒鈔本補錄在真原跋前

萬曆嘉靖戊戌仲春吉菴王良棟錄藏

萬曆丙辰錄藏谷口州堂

康熙丁卯龔蘅圃錄藏古藤書屋越丙辰再閱于田居之放漁軒

偶於唐成歲見友人案頭有天隨子叢書携歸錄之不知其謬舛若是也
後於敬身丁君所借得羅先生藏本仇之其中行脫舛誤殆不勝枚舉
矣校閱畢思予他時再謄善本適聞江都陸氏已開雕精本發價頗昂
而吾鄉坊中絕少來者余既力不能辦當俟友人有所得之者再圖印正
耳壬子陽月八日阮林記

四賦

馬



